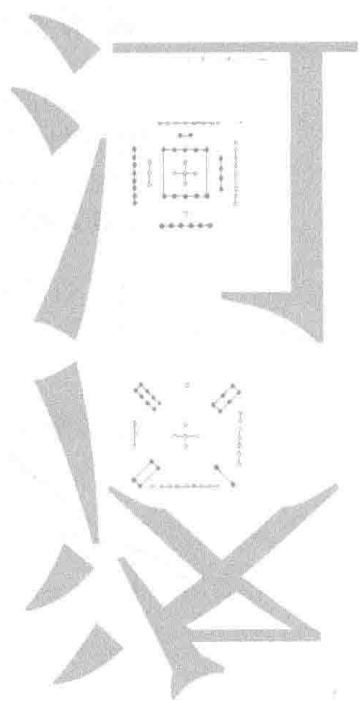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 台北知府陈星聚评传

任崇岳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 台北知府陈星聚评传

任崇岳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台北知府陈星聚评传 / 任崇岳著. — 郑州 : 河南  
人民出版社, 2018. 2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5 - 11344 - 2

I. ①台… II. ①任… III. ①陈星聚(1817 - 1885)  
— 评传 IV. ①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7253 号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 450002 电话 : 657880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40 千字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 126.00 元

## 目 录

|                     |     |
|---------------------|-----|
| 一、初入仕途,政绩卓异 .....   | 1   |
| (一)春风得意,考中举人 .....  | 1   |
| (二)举办团练,保卫桑梓 .....  | 3   |
| (三)牛刀小试,出任知县 .....  | 9   |
| 二、苦心孤诣,经营淡水 .....   | 21  |
| (一)编造保甲,便于管理 .....  | 22  |
| (二)戡定匪患,维持治安 .....  | 24  |
| (三)劝民行善,敦风励俗 .....  | 27  |
| (四)改革陋习,严禁赌博 .....  | 30  |
| (五)关注农业,禁宰耕牛 .....  | 39  |
| (六)打击奸商,平抑米价 .....  | 43  |
| (七)清庄联甲,防范盗贼 .....  | 52  |
| (八)建回春院,保护义冢 .....  | 60  |
| (九)修桥筑堰,造福百姓 .....  | 63  |
| (十)明镜高悬,秉公断案 .....  | 68  |
| (十一)伸张正义,敦睦人伦 ..... | 93  |
| (十二)折冲樽俎,处理教案 ..... | 112 |
| 三、营建台北,功垂千秋 .....   | 128 |
| (一)大臣荐举,主政台北 .....  | 128 |
| (二)革路蓝缕,营建府城 .....  | 134 |

|                           |            |
|---------------------------|------------|
| (三) 培育桃李, 兴建儒学 .....      | 151        |
| (四) 关心民瘼, 赈寡恤贫 .....      | 156        |
| (五) 办好隘务, 发展生产 .....      | 164        |
| (六) 悲天悯人, 善待囚犯 .....      | 172        |
| (七) 管理驿站, 方便邮递 .....      | 176        |
| (八) 春风化雨, 消弭矛盾 .....      | 179        |
| (九) 保护工商, 发展经济 .....      | 189        |
| (十) 嫉恶如仇, 整饬吏治 .....      | 202        |
| <b>四、抵御外侮, 以身许国 .....</b> | <b>212</b> |
| (一) 列强环伺, 宝岛多难 .....      | 212        |
| (二) 法国侵越, 意在台湾 .....      | 222        |
| (三) 基隆陷落, 星聚请战 .....      | 228        |
| (四) 沪尾激战, 互有胜负 .....      | 243        |
| (五) 中法议和, 星聚殁逝 .....      | 248        |
| <b>附录 .....</b>           | <b>253</b> |
| 一、有关陈星聚史料摘录 .....         | 253        |
| 二、陈星聚年谱 .....             | 264        |
| <b>引用书目 .....</b>         | <b>281</b> |
| <b>后记 .....</b>           | <b>284</b> |

## 一、初入仕途,政绩卓异

### (一)春风得意,考中举人

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月十六日,陈星聚诞生于河南省临颍县陈村一个普通农家。



陈星聚老宅遗址(1)

临颍县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县。西汉高祖六年(前201)设县,因颍河流经县境而称为临颍县,治所在今县城以北15里的固厢。新莽时改称监颍县,东汉时恢复旧称,仍称临颍县,一直沿用至今。隋朝大业四年(608),一场洪水冲毁了县城,县治南移至龙牌岗,即今天的县城。光阴荏苒,岁月沧桑,如今已经没人知道龙牌岗这个地名了。

陈村居民多为陈姓。据说是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之后。陈元光为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唐高宗李治总章年间,泉州、潮州一带发生山民骚乱,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前往镇抚,陈政卒后,由陈元光代领其众。闽南粗定,陈元光把精力放在了闽南开发上。朝廷在泉、潮两州之间设置漳州,任命陈元光为漳州刺史,陈元光在这里屯垦稼穡、重视农桑、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使这里成为一方乐土,如今闽南和台湾同胞都尊奉陈元光为“开漳圣王”。在固始县陈集乡仍有陈元光家祠,正堂上方书额“威震闽越,尘净东南”,楹联为“开闽数十年烽火无惊称乐土,建漳千百载香烟不绝祀将军”。陈姓是百家姓中的大姓,人口仅次于李、王、张、刘,居第五位,在福建、台湾的姓氏中,陈姓均排第一。福建前10位的姓氏是:陈、林、黄、张、吴、李、郑、王、刘、苏;台湾前10位的姓氏是:陈、林、黄、张、李、王、吴、蔡、刘、杨。



陈氏家谱(1)

陈村的陈姓何时由固始迁来,已不得而知,但是到陈星聚的曾祖父陈璞时,已家道中落,没有昔日的辉煌了。尽管如此,陈家毕竟是书香门第,耕耘之余,读书不辍,星聚的祖父陈肃雍、父亲陈锡畴虽然一生不仕,却也诗书满腹,算得上饱学之士。星聚弟兄3人,他为长,下面还有大弟星文,二弟星珠。加上叔伯的儿子,星聚堂兄弟8人,他排行第四。“万卷古今消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这弟兄8人之中,书读得最好的当然是星聚。他“性沉毅,读书务穷理,遇人厚而持己严”(《重修临颖县志·陈星聚》)。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封建社会中,

由科举及第而走入仕途,是莘莘士子的必由之路,陈星聚当然也不例外。道光二十九年(1849),33岁的陈星聚终于由秀才而举人,算是科举及第。明清时期乡试登第者称举人,经会试、殿试而登第者称进士,只有中了进士,朝廷才授以官职。举人若不经会试或会试而未登第者,如欲走入仕途,每3年一次赴大挑,由王公大臣验看挑取,大挑一等的可当知县,二等的以教谕身份回本省补缺。陈星聚从众多秀才中脱颖而出,考中举人,已是很不容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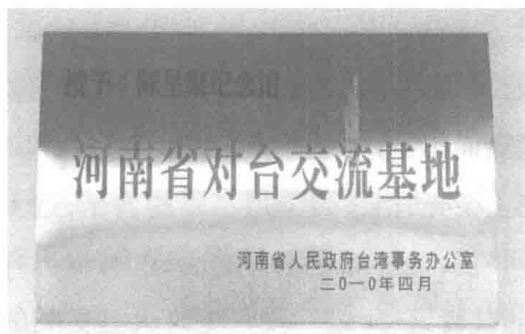
中了举人固然无上荣光,但还须参加京师的会试,进士及第才能走入仕途。陈星聚自然不想功亏一篑,他参加了京师的会试,可惜出师不利,铩羽而归。他从京城回到家乡,本想焚膏继晷,过一段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生活,然后再赴京会试,好金榜题名,衣锦还乡。但是咸丰元年(1851)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紧接着捻军攻入河南,兵燹四起,百姓一夕数惊,陈星聚忙着在家乡办团练,参加会试之事便搁浅了。

## (二)举办团练,保卫桑梓

咸丰年间,捻军多次攻打临颍县及周边地区,老百姓饱受了刀兵之苦。早在嘉庆年间,河南东部与安徽的淮北地区农村便有一种秘密组织,他们在迎神赛会时要搓纸燃油烧香纸,纸要成捻,捻军即由此得名。当时的捻军“每一股谓之一捻。小捻数人、数十人,大捻二三百人。自嘉庆甲戌年(1814)起,至今不绝,年丰则少靖,岁歉则横行”(《捻军》第一册第378页)。捻军初起时,并无纲领口号,“方捻寇之初起也,不过饥穷乌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杀,过城寨不攻,遇大军则走”(《捻军》第一册第357页)。他们是因饥寒交迫、走投无路而自发结合起来的农民群众,打家劫舍,在所难免。清朝统治者认为捻军只是疥癣之疾,不会酿成大患,因而没有大规模围剿。迨至太平天国的军队席卷长江流域及淮北地区时,淮北的捻军势力便蓬勃发展起来,但他们和太平天国并无联系,不受太平天国指挥。皖北的捻军首领是张洛行,豫东、苏北、鲁南也都有捻军活动。已故的史学家胡绳认为捻军有几个特点:一是声势虽大,但各自为政,不相统属;二是经常奔走流动,避免和敌人硬拼;三是没有农民革命纲领,也没有推翻清王朝的目标;四是他们领导人的成分十分复杂,有些人不愧为农民革命英雄,“但也有



些领导者其实是在‘大乱之世’投机应变的角色,甚至有的人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土豪恶霸”(《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237页)。皖北捻军首领张乐行就反复无常,多次接受招安,又多次反水,是个见风使舵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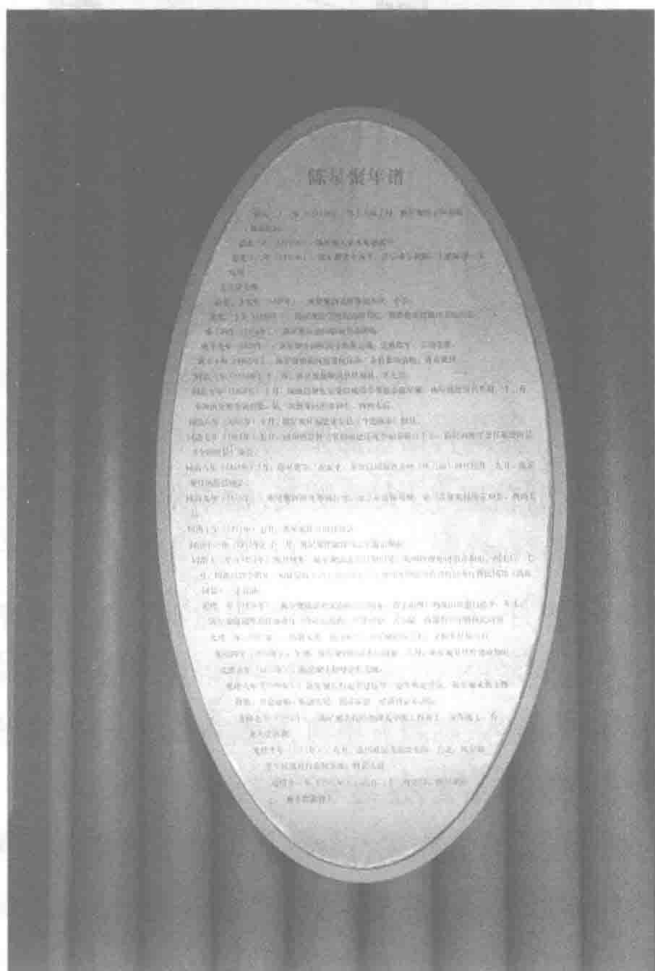


咸丰七年(1857)皖北捻军首领张乐行开始与太平天国军合作,太平军由河南进入陕西,给清廷造成了极大威胁。曾国藩在咸丰九年(1859)就说:“河南粤捻丛杂,东至清淮,西至确山,二千余里,无一干净之土!”(《曾文正公书札·复郭意诚》)这里所说的“粤”,即指太平天国军队。进入临颍县的部队有3支:太平军、捻军、裕州(今河南方城县)土匪武装。最早进入临颍县的是太平天国军队。咸丰三年(1853)六月,“粤匪(指太平天国)初五日窜扰新郑、长葛至许州,初六日攻城,知州金梁御之。初七日南阳镇总兵柏山败之于八里桥,贼由临颍南窜”(《重修临颍县志·兵戈志》)。此为临颍罹兵燹之始。这里说太平军南窜当非事实。太平天国自咸丰元年(1851)起义以来,攻城克池,势如破竹,咸丰三年二月定都南京,当时太平军进攻的重点不在河南,而是在长江流域,攻打河南的只是一支偏师,作战不利即撤围而去。自咸丰三年太平军攻打河南,“此后盗贼蜂起,烧残杀掠,飘忽去来,十余年间,贼无岁不数数至,民之流离颠沛,十室九空,其祸不可胜言矣”(《重修临颍县志·兵戈志》)。战乱一直持续到同治五年(1866)方告结束。田园荒芜,庐舍丘墟,临颍百姓经历了一场浩劫。

太平天国军队活动的中心不在河南,因而在临颍的活动不多。临颍百姓遭受刀兵之苦最多的是捻军与裕州的土匪武装。从咸丰七年(1857)至同治六年(1867)10年间,临颍县的兵燹战乱从未停止,举其荦荦大端有:

咸丰七年四月,裕州土匪李汰春经确山、西平窜扰鄢城,起初只有数百人,及至到了临颍县三家店一带,沿途裹挟,匪众已达2000人,有马百余匹。李汰春由临颍窜至繁城,放火纵掠,百姓携家将雏逃难者甚多。许州知州金梁忙调兵抵

御,五月初二日,双方激战于繁城(今河南临颍县繁城镇)、椹涧(今河南许昌县椹涧乡)之间,毙匪十余人,匪始退去。



咸丰九年(1859)春,安徽捻军孙葵心、刘天福等多人由睢州(今河南睢县)进攻开封、陈州(今河南淮阳)诸县,声势甚大,豫东震动。清朝南阳镇总兵邱联恩出兵太康,出其不意攻打捻军,孙葵心等猝不及防,被击毙七八百人,捻军小头目王林等被擒。孙葵心、刘天福等分成小股进攻通许(今属河南)、扶沟(今属河南)、西华(今属河南)、临颍,邱联恩再败捻军于西华,捻军向西南溃退至北舞渡(今属河南舞阳)。邱联恩挥军追赶,到了北舞渡镇时,已是黄昏时分,清军人困马乏,正欲埋锅造饭,捻军却从斜刺里杀出,恶狠狠地向清军扑来,邱联恩与赶来增援的山西参将福瑞俱兵败身亡,残部退入许州,一时人心大乱。迨至十月间,清廷派黑龙江副都统关保抵达许州繁城镇(今属临颍县),捻军首领姜太林与其他几股捻军合势,进入临颍县北关,准备打仗。关保与河北镇总兵崇安督战,不

久,河南巡抚瑛瑛派知府李征松率军亦至,清军士兵多于捻军,双方激战于徐庄铺、土桥集,捻军不支,退至轩庄(今临颍县窝城乡轩庄),清军继续追击,捻军大败,辗转撤回安徽境内。

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捻军攻长葛,被知县金铨三击走,由洧川(今河南尉氏县)南下至许州,又被知州叶世槐击败,捻军小头目张黑等被擒。捻军受此打击,遂由许州南下至临颍境内,临颍县知县慌忙调集兵丁,在临颍县境内的大石桥拦截,捻军被击败后,西行进入襄城县(今属河南),又从此南下进攻南阳府所属州县。进入裕州(今河南方城)的一支分作两股,一股由舞阳渡向东回到安徽,另一股由襄城、鄢城一带再次进入临颍,被临颍县知县查以谦击败后,奔往鄢陵、扶沟,进攻太康,十一月间再窜往泌阳(今属河南)、舞阳,劫掠裕州、叶县(今属河南)、襄城、临颍。时值隆冬,大雪纷飞,捻军未再停留,由鄢城东去。这是临颍县受捻军骚扰较为严重的一次。

同治元年(1862)正月,捻军首领张乐行派遣部下刘大老渊、刘二老渊等进攻河南,四月十三日由襄城进入临颍,为知县查以谦击退,刘大老渊等退往许昌。九月二十三日,又由许昌进入临颍五里河,大肆劫掠,被查以谦击败于瓦店村,老捻张玉等被擒,刘大老渊等不支,遁逃入西华县。

同治二年(1863)捻军首领张乐行被清朝大将僧格林沁擒获,另一首领姜太林降清,张乐行之侄张宗禹号小阎王者仍苦苦支撑残局。七月间,张宗禹挥兵西向,由太康、鄢陵直奔临颍,被击败后,捻军分为两路,张宗禹走禹州,程二老坎走襄城。与此同时,另一股捻军苗党、葛小牛部也于七月间由安徽入豫,由西华县之逍遥镇进入临颍东部,袭破民寨数处,南向趋往鄢城,旋又折回临颍,围攻县城,知县查以谦动用了大炮,才将捻军击退。七月十七日,捻军在临颍县境内的大石桥又受到狙击,遂由茨沟(今河南襄城县境内)攻入襄城县城。

同治四年(1865)正月,捻军张宗禹由临颍、鄢城转掠西华(今属河南),六月十五日,张宗禹所部至许州之五女店,临颍县之张潘镇(今属许昌)、大石桥乡,遭官兵袭击,奔往郟县(今属河南)、襄城。

同治五年(1866)捻军赖文光、任柱七月间由新郑(今属河南)、密县(今河南新密市)、禹县(今属河南)、长葛(今属河南)趋许州,驻扎于禹城、贺张诸村,劫掠骚扰,百姓纷纷逃亡,襄城县之颍桥、方窟、茨沟,临颍县之三家店也受到波及。

河南省提督周盛传闻讯，率兵至许州进剿，捻军由临颍经郾城撤往沙河。



同治六年(1867)捻军再度进入临颍，不久，便撤军而去。此后捻军在清廷打击下由盛转衰，无力再进攻河南，临颍百姓始得度过劫波，不再罹兵燹之灾。

捻军进攻临颍，兵临城下之际，难免玉石俱焚，一村一地根本不是捻军对手，要保家护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连村结寨，戮力同心，举办团练，共同御侮。如巨陵寨王逢泰：“咸同之际，发捻出没汝、颍间，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逢泰约娄振玉协力同心，修守备，严教诫。附近若瓦店、杨斐诸寨皆失守，而巨陵寨独全。县令查公闻其名，访以守战之法，下其事于他寨，皆获无虞。”（《重修临颍县志·义勇》）大朱村的王步瀛：“咸丰末年皖匪窜境，人民惊慌，君联十余村筑万全砦，挑选丁壮，指授方略，贼屡来攻，辄大挫衄而去。是时，附近若大朱、石佛陈诸寨相继失守，而此寨独完。”（《重修临颍县志·义勇》）临颍繁城人巩振元、柏冢（今属许昌县）人刘清魁也办团练守御家乡：“咸同之朝，皖匪滋扰，烧残杀掠，过处成墟，捍御外侮，莫若连村结寨为当务之急也。振元、清魁各能倡明大义，集财募人，一筑繁城寨，一筑柏冢寨，远咨训练之方，广储战守之具，严其部武，振其精神，是以贼至如潮不惊。”（《重修临颍县志·义勇》）陈星聚也是在这时办起了团练，但他如何办团练？规模有多大？和捻军打了多少次仗？他和临颍县知县查以谦是如何配合的？因为文献阙如，我们无法得知细节，但从许多记载陈星聚因守城之功晋升知县的典籍中，可知他一定是为守御乡里免遭涂炭立下了功绩。《台湾省志》载：“咸丰十年捻匪北窜临颍，（陈星聚）在籍督率乡团，以守城功保举知县。”《台北县志》称，陈星聚“捻党之乱，督族乡团，以功授知县”。连横的《台湾通史》称陈星聚“捻党之乱，督率乡团，以功授知县”。说得最详尽的是《台北市志》：“咸丰十年，捻临兰封，围考城、通许，扰尉氏，将犯许州。星聚时方在

籍,练乡团数百人,从总兵田在田征剿,以军功保举知县,授浙江省(按:应为福建省)某县正堂。”透过这些记载,可知陈星聚因守城之功而晋升知县当是事实。



长期以来,评价陈星聚时便受到他攻打捻军的困扰,因为他攻打捻军,似乎大节有亏,应该挞伐。这是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捻军是自发的农民武装,他们既没有革命纲领,也没有推翻清王朝的目标,领导人也鱼龙混杂,有不少投机钻营、见利忘义之徒,比如张乐行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说早期他们比较有严明的纪律,到了后期便成了打家劫舍的流寇,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灾难。“咸同之朝,皖匪滋扰,烧残杀掠,处处成墟。”“所至迫胁男女,轻之如蝼蚁,驱之如犬羊,狎之如倡优,贱之如奴隶。”(《重修临颖县志·义勇》)这些记载不能说都是地主阶级文人对捻军污蔑的不实之词。“文化大革命”前的史学著作中只要一提及农民起义,总是罔顾事实,赞誉有加,而对其破坏性不敢置一辞,否则便是立场问题,甚至对黄巢杀人,张献忠屠蜀都讳莫如深。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应该拂去历史的灰尘,还其本来面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无须为尊者讳。自咸丰七年至同治六年10年时间里,临颖县城关镇、三家店、瓦店、繁城、杜曲等乡镇遭受了捻军无数次的洗劫,尤以南江、石佛陈、张潘等村破坏最为严重,庐舍丘墟,田园荒芜,百姓辗转沟壑,流徙他乡。而保卫家园的最好办法就是将附近的村子联结成一体,筑一大寨,挑选训练丁壮把守,这就是《重修临颖县志》所说的“莫若连村结寨为当务之急也”。陈星聚举办团练保卫家乡,抵御捻军的侵扰,何罪之有?这正是他应该被肯定的地方,并不是什么污点。



### (三)牛刀小试,出任知县

同治三年(1864),在家乡蛰居了多年的陈星聚终于脱颖而出,被清廷任命为福建省顺昌县知县,从此走入仕途。这年他 48 岁,距他中举已 15 年之久了。

顺昌在今福建中北部,武夷山南麓,今属福建省南平市管辖。那里地瘠民贫,百姓生活拮据,星聚到任后,“兴利除弊,政绩颇多”(《顺昌县志·陈星聚》)。顺昌的社会治安尤为混乱,盗贼出没,民不聊生。闽浙总督左宗棠在同治四年(1865)九月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闽省的兴(今兴化)、泉(今泉州)、永(今永春)、漳(今漳州)诸州属县,负山滨海,民风犷悍,一向有乌白旗、红白旗、小刀会、千刀会等组织,结党拜会,杀人行劫,无恶不作。延平州所辖的南平(今福建南平市)、永安(今属福建)、沙县(今属福建)、顺昌等处,匪徒也时聚时散,乘机剽掠。左宗棠等多次出兵进剿,并出榜安民,同时督饬地方官员随时搜捕。同治四年春,延平府一带擒获了首犯郑基,还有几名要犯没有拿获。六月间,一个叫钟官仔的人纠集人众窜至距洋口 40 里瓯宁县(今福建建瓯)所辖的紫竹沥地方,大肆焚掠,杀毙多人。又连续骚扰大历口等乡,等到代理南平知县黄兰率兵擒拿时,匪徒已被各乡联甲击散,仅捉到陈云清等 14 人,对于焚村杀人一事供认不讳,当即正法。左宗棠又接到延平府文武官员禀报,说又有匪徒骚扰,要求增援,当下便派刑部员外郎张树带领兵勇 500 名进剿。队伍抵达延平府时,匪徒已经散去,仅在城外搜到匪徒数起,审问明白后已经处决。“其顺昌县知县陈星聚,于六月间饬团拿获匪首郭英一名,永安县联甲拿获匪首苏锡一名……均就地

正法。”(《左宗棠全集》奏稿2)左宗棠的奏折也许有夸大其词之处,但顺昌县的匪患严重则是可以肯定的。匪徒中有些人可能是因饥饿所迫才铤而走险,其中也不乏作恶多端、剽掠成性之人。良莠不分,玉石俱焚固然不妥,但把那些为首的拿获正法,也在情理之中。陈星聚就任顺昌知县后捉到的郭英,肯定是匪首无疑。



陈星聚老宅遗址(2)

自左宗棠派兵进剿之后,闽省各地匪徒受到重创,社会秩序稍稍好转,百姓安于田亩,不再一夕数惊、惶惶不安了。当太平天国军势如破竹,占领南方各省后,清廷急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左宗棠奉命督师入粤,攻打匪徒的桂营、新右营均调出福建。只有漳州一地因匪患特别严重,左宗棠抽调了一部分亲兵,交给漳城镇总兵罗大春前往剿办。清军主力退出福建,各地的匪徒乘机东山再起,四处剽掠,百姓人心汹汹,耕稼皆废,这样,剿匪的重担又落在了地方官身上。“顺昌县知县陈星聚,上年闰五月率勇督团勘办吉舟山后十八窠土匪,团董何钦夏手刃拒捕悍匪二名,勇联奋击,复毙匪数名,坠崖死者七人,获枪、矛、旗帜五十余件,焚其巢。并陆续缉获竖旗纠众、起班抢劫匪首钟六满,著匪老卢、黄阿六、钟言宗、连金才、沈尔长、郑派、陈思约、刘冬、郑庆、李羊兰、陈琴等十二犯,均讯明正法。”(《左宗棠全集》奏稿2《续办上下府各属土匪情形折》)同治五年(1866)八月,“顺昌知县陈星聚督团缉获九龙山著匪辜留、潘巧、刘勒等三名”



(《左宗棠全集》奏稿3《捕治兴泉汀漳各处土匪折》)。这年十月,“顺昌知县陈星聚,获拒捕著匪林春、黄阿五二名。均讯明诛治,分别梟示,以昭炯戒”(《左宗棠全集》奏稿3《捕治兴化土匪事竣调回亲兵随征各军办匪大致就绪折》)。同治四年、五年两年之内,陈星聚4次在顺昌境内剿匪,并将捉获的匪首正法,可见那里的社会治安已经到了非剿不可的地步。

难能可贵的是,陈星聚并非一味杀戮,而是“迭用刚柔,兼施威惠,始连官民为一体。”(《重修临颖县志·陈星聚》)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感化九龙山上铤而走险、落草为寇的农民。九龙山地处顺昌县北部,富屯溪以东,山势蜿蜒起伏,长达数十里,林箐茂密,人烟稀少,端的是隐身匿迹的极好去处。历史上敢于反抗官府的壮士好汉,莫不以九龙山为栖身之地。据《顺昌县志》载,清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一的靖南王耿精忠反叛,兵占顺昌,强迫居民供饷供役,百姓不堪负荷,纷纷逃入九龙山,耿精忠亦无可如何。咸丰三年(1853)顺昌百姓乘太平天国起义之机,也揭竿而起,攻占九龙山。清官府派郭万忠、守备王三韬率兵200余人前往进剿,在九龙山安富村(今名大布村)与起义军展开鏖战,起义军谙熟地理,神出鬼没,打得清兵疲于应付。激战3日,王三韬与总兵余飞凤、吴高升等皆殒命身亡。延平知府金万清奉命率300人马驰援,行至万全坑,陷入重围,金万清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突出包围,300人悉数被歼,金万清也成了阶下囚。陈星聚来顺昌之后,九龙山上仍有占山为王的“草寇”,他改弦更张,不再动用军队围剿,而是单人独骑,挨家挨户劝说,使之更新向化,弃干戈而事农桑。顺昌县安富村(今名大布村)一位83岁的老人回忆说:“听前辈人讲,以前九龙山到处是土匪,有一位外地口音的官员徒步来到九龙山上,逐家逐户做工作(安抚),做通一户,门口插上一面小旗,以示官军不再清剿。他奔波数月,引土匪下山为农,不再占山为王,祸害百姓,从而安定数年。”(《陈星聚在福建》)这是临颖县研究陈星聚的学者晁国顺先生两年前往福建顺昌县九龙山埔上镇大布村调查时所得的材料,当属翔实可信。那位“外地口音的官员”自然就是陈星聚。九龙山上早年建有庙宇,祭祀陈星聚,如今已颓圮不存。陈星聚的长子陈琢之在一篇《行述》中说,九龙山匪患二十余年,匪徒恃险劫掠远近,左宗棠督闽时欲发兵剿之。星聚为言:兵至良莠莫分,请先之以董劝,遂轻装入山,委曲开导,获送匪首数名,余皆向化。陈星聚在顺昌当知县距今已近一个半世纪,他的事迹仍藉藉人口,盛



传不衰,可见他的人格魅力!



陈星聚任顺昌县知县时,还给该县郑坊乡郑坊村太学生张根旺的父母写过寿匾,寿匾上“极婺双辉”4个大字力透纸背,遒劲工整,大有颜真卿书法之风,此为目前大陆首次发现的陈星聚手迹珍品。匾额左上方署有“特授顺昌县加十级记录十次陈为”,右下方落款为“六十寿太学生张根旺立,大清同治四年岁次乙丑冬月吉旦”,共24字,每个字都清晰可见。该匾宽约2.6米,高0.85米,至今仍高悬于张根旺裔孙张昌培家中。“匾额的四周是传统云纹环绕,匾脚高12厘米,宽16.5厘米,图案为‘麒麟献瑞’,均十分精美。”(《陈星聚在福建》)太学生张根旺原住俸窠村坡桥附近,后因受土匪滋扰而迁居郑坊村。他善于经商,办有纸厂、木桶厂等实业,因热心公益事业而与陈星聚时相过从,故张根旺请他为父母题匾,陈星聚慨然允诺。匾额中“极婺双辉”中的婺字是指婺女星,为二十八宿之一,古代天文学家把太阳和月亮所经地区称为黄道,黄道上的恒星分为28个星座,因而婺女星也是一个恒星。婺女星既是恒星,“婺”字用在寿匾中就意味着长寿,“极婺”是指长寿达到了极致。“双辉”当指夫妇同时健在,因此,“极婺双辉”就是长命百岁的同义语,不过说得更文雅、更含蓄而已。

乍入仕途,牛刀初试,政平讼理,弊绝风清,陈星聚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得到了闽浙总督左宗棠的赏识。同治五年六月,同治帝下诏,令各省督抚、府尹于所属州县内留心察访,如有尽心民事,政绩可纪,为绅民所爱戴者,即将其事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